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六

前秦録四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字文玉（一作名堅）健弟雄之第二子也趙建武中洪從石虎徙鄴家於永貴里母苟氏甞遊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其庭堅背有赤文隱起狀如

篆文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堅秘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予不失機候洪每謂健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趙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符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犯

罪者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為貴相何異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為速成況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健之西入關也次於曲沃夢天神遣

使者赤冠朱衣命拜堅為龍驤將軍翼日乃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為之今若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惲服於是要結豪傑以圖緯世之宜呂婆樓强汪梁平老等皆有王佐之才傾身禮之以為股肱羽翼太原薛讃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生嗣位讃翼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有德者昌無德者殃天之道也神器甚重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

願殿下順天人之心以行湯武之事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悦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生既殘虐無度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亟以為言詳具平老傳堅遂與兄清河王法謀殺生既而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羣臣皆頓首固請堅從之

永興元年夏六月堅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境内殊死以下遂以晉升平元年改元永興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母苟氏為皇太后妃苟氏為皇后世子宏為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録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為公以從祖右光禄大夫永安公侯為太尉從兄晉公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為河南公子丕為

長樂公暉為平原公熙為廣平公叡為鉅鹿公漢陽李威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強汪為領軍將軍仇騰為尚書領選席寶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為司隷校尉王猛為中書侍郎八月復以薛讃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黄門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悉復本官以禮改葬之子孫存者皆隨才擢授大將軍冀州牧張平謀叛據新平雁門河西太原上黨上

郡諸地辟壘三百餘里夷夏十餘萬戶拜置征鎮欲與秦敵冬十月平師衆掠境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州諸軍事加并州牧鎮蒲坂以禦之十一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以法長且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故遣殺之堅性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哀十二月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

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秦民大悅
永興二年春二月堅自將討張平以驍騎將軍鄧羌為
前鋒督護率騎五千據汾上平使養子張蚝禦之蚝多
力趫捷與羌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至銅壁平悉
衆出戰堅鷹揚將軍呂光刺蚝中之鄧羌擒蚝以獻平
衆大潰懼而請降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為虎賁中
郎將徙平所部三千餘戶於長安夏四月堅如雍祠五
時六月如河東祠后土秋八月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

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讃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韓原觀晉魏顆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九月庚辰堅還長安以太尉永安公侯守尚書令賜為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

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樂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為災王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莫不嫉之諸氐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見猛屏息

甘露元年春正月起明堂禪南北郊祀其祖洪以配天

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二月親耕耤田皇后苟氏親蠶於近郊平羌護軍高離據略陽叛永安公侯率衆討之未克而卒謚曰威夏四月驍騎將軍鄧羌秦州刺史啖鐵討平之五月堅如河東南遊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為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為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瘡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為楚所困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

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黄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六月甘露降乃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為甘露秋七月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鄧羌為御史中丞八月下書曰咸陽内史王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卧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絲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禄大夫強德健后之弟也酗酒豪横掠人財貨子女為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

及猛與中丞鄧羌同志嫉惡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百僚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天子之為尊也乃以猛為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冬十一月轉左僕射餘官如故十二月以猛為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猛上疏辭曰伏見散騎常侍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禄散騎西河任羣忠貞淑慎處士京兆朱彤博識聰辨並宜左右

彌綸暉贊九棘愚臣庸鄙請避賢路堅曰機務俟才允屬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舉融等尋別銓敘於是以融為侍中中書監左僕射任羣為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為尚書侍郎領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莫敢復言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右僕射梁平老為使持節都督北垂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丞相司馬賈雍為雲中護軍戍雲中之南遣使巡察四方及戎

夷種落州部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為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條具以聞

甘露二年春正月堅分司隷置雍州又分京兆為咸陽郡置渭南縣屬京兆郡二月以河南公雙為都督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改封趙公鎮安定封弟忠為河南公三月匈奴左賢王劉衞辰遣使來降請田内地春來秋返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

遣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
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
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
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産其悉以歸之乃黜雍官以白
衣領職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衛辰於是入居塞内貢獻
相尋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没奕于各帥衆數萬來
降堅初欲處之塞内陽平公融諫曰戎狄異類人面獸
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内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

邉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於塞内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為邉患不如從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甘露三年春正月劉衛辰掠邉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來獻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附於魏時猶稱代秋九月乙亥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境内百僚進位一級民因歌之曰鳳凰於飛其羽翼翼翊我聖后享齡萬億初堅將為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臺悉屏左右親

為赦文猛融供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久之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融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而洩於是勑內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冬十二月廣修學官詔郡國學生通一經已上充

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命牧守宰各舉孝弟力田清修廉直學為通儒才堪幹事者皆旌表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非其人者罰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盡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羣臣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廩充盈盜賊屏息典章法物莫不悉備

甘露四年夏五月堅親臨太學考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

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勸違庶幾周孔

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曰自劉石擾

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諸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

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

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

論哉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相勸勵秋七月黃龍

見於成紀梁山崩是年造刀一口用五千工銘曰神術

隷書

甘露五年白虎見於天水

甘露六年夏六月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秋八月汝南公騰謀反伏誅騰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王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盧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尚書鄧羌為建節將軍帥衆七千討平之九月命公國各署三卿并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為置郎中令富商趙掇丁妃鄒瓘等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

王侯諸公競引之為國貳卿黄門侍郎安定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為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更猥濫如是其令有司推檢引掇等為國卿者皆降其爵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自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去京師百里内工商皂隷婦女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留安樂五公皆降爵為

侯

建元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為建元雍州秀才段鏗等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三月燕太宰慕容恪吳王慕容垂攻拔洛陽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堅親屯陝城以備之夏六月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劉衛辰舉兵叛轂帥衆二萬攻杏城已南郡縣屯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於辰轂堅率中外精銳討之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

射王猛輔太子宏留守長安以前將軍楊安鎮軍將軍毛盛為前鋒都督秋八月毅遣弟活拒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首四千餘級毅懼請降徙其酋豪六千餘戶於長安進擊烏延斬之建節將軍鄧羌討衞辰擒之於木根山九月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諸夷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十一月堅還長安以李威守太尉加侍中以曹毅為雁門公劉衞辰為夏陽公各使統其部落毅尋死分其部

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為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為力川侯故號東西曹

建元二年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像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夏五月魏昭成帝諱什翼犍時稱代王遣長史燕鳳詣秦通好或作入貢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隂陽讖緯昭成帝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中人曰燕鳳不出者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出之拜左長

史參軍國事時堅遣牛恬聘魏魏令鳳報之堅問曰代王何如人鳳曰寛和仁愛經畧高遠一時之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强則退安能并兼耶鳳曰北人壯悍工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之所以疲敝而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為多少鳳曰控弦之士四十餘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

衆可爾說馬太多是虚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秋七月堅遣輔國將軍王猛前將軍楊安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二萬寇荆州攻南鄉郡晉荆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於新野掠安一作漢陽民萬餘戸而還

建元三年春二月羌斂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帥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輔國將軍王猛

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南安邵羌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萬七千討斂岐於略陽三月張天錫帥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克大夏武始二郡其征東將軍常據又敗儼兵於葵谷儼懼退守枹罕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且請救斂岐部落先屬姚弋仲聞姚萇至皆降王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堅以萇為隴東太守夏四月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帥騎二萬會王猛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與

天錫將楊適戰於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天錫遂引師西歸邵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長安李儼將賀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束手手人王猛孤軍深入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於人以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乃憑城固守不納秦師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將士繼入遂執儼猛責儼以不

即出迎儼以賀肫之謀告猛乃斬肫送儼歸長安堅以
儼為光禄勲賜爵歸安侯以立忠將軍彭越為平西將
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九月初淮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
將軍并州牧晉公柳起兵蒲阪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
趙公雙起兵上邽皆與之通謀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
之愛子隱而不問柳雙復與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
庾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燕公武作亂庾反於陝城武反
於安定鎮東主簿南安姚眺諫曰明公以周召之親受

方面之任國家有難當竭力除之況自為難乎庾不聽堅聞之徵柳等還長安冬十月柳據蒲阪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皆舉兵向長安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宜罷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從堅阻兵自守十一月魏昭成帝擊劉衛辰時河冰未成乃以葦絙約澌俄然冰合猶未能固乃散葦於上冰草相結如浮橋焉衆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帥衆來奔堅送衛辰還朔方遣

兵戍之

建元四年春正月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討上邽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蚝攻陜城堅命蒲阪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然後并力取之二月魏公庾以陜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三月楊成世爲趙公雙將茍興所敗毛嵩亦爲燕公武所敗奔還堅復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寧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翟傉等

帥中外精銳三萬討之左衛將軍雅左禁將軍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夏四月雙武乘勝至於榆眉以茍興為前鋒鑒欲速戰光曰興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擊矣遂追之興敗進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奔上邽鑒等進攻之晉公柳數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為憚已五月留世子良守蒲阪率衆二萬西趨長安長安去蒲阪百餘里鄧羌帥

精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於蒲阪猛羌進攻之秋七月鑒等攻克上邽斬趙公雙燕公武宥其妻子以左衛將軍雅為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公丕為雍州刺史九月王猛等攻拔蒲阪斬晉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阪遣鄧羌與王鑒等會攻陜城冬十一月羌等拔陜城獲䰟公庾送於長安堅問其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弟兄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

固知非汝心也但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庾死原其七子以長子龔魏公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𥙷太后曰庾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於仲羣不顧太后謀危宗廟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為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鄧羌為建武將軍洛州刺史鎮陝城擢姚眺為汲郡太守時仇池公楊世遣使稱臣遂以世為南秦州刺史是歲池陽民某感

其婦言而欲殺母遂車載母辭詣親家乃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何言遂下母於溪谷之間脱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可不得中衣來也兒不欲自脱背坐厲聲令母自脱母曰我生養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枉殺我可不乞我此衣兒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否言未卒聲忽見所持刀反貫其項而殺之投於山穴母乘車卻歸昏而反家婦為其夫還逆問曰得中衣來否母馳告隣人收其婦送

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宙之内乃有此事將非怪乎於是轘而殺之

建元五年夏六月晉大司馬桓温帥師伐燕慕容暐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温進次枋頭暐衆屢敗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詣秦乞師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引羣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為救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舉兵山

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救燕出自洛陽趨潁川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燕以王猛為尚書令九月苟池等邀擊温於譙大破之死者萬計温師敗績乃引而還燕秦結好使相往來燕散騎常侍郝晷給事黄門侍郎梁琛相繼來聘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

方之事畧知燕之將亡隂欲自託頗洩其事琛至長安猛勸堅留琛堅不許詳具琛傳是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畧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恵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弘大堅納之以攸為諫議大夫冬十一月燕車騎將軍慕容垂避害來奔堅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甚厚禮之賞賜鉅萬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部寛仁恵下

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堅復遣黄門郎石越聘燕且索地於燕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之地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梁平老之子也建武將軍鄧羌帥步騎三

萬伐燕以慕容垂為鄉導十二月猛等攻燕荆州刺史武威王慕容筑於洛陽

建元六年春正月慕容垂世子令奔燕王猛遺慕容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皐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來降猛陳師而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自新樂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以精銳萬人卷

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為弘農太守代羌戍陝城振旅而還堅以猛為司徒錄尚書事進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暫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遂寢司徒尚書之命三月堅以吏部尚書權翼為尚書右僕射夏四月復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猛固辭乃止五月慕容令襲燕

龍城不克而死六月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虎牙將軍張蚝建武將軍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討平燕冀乙卯堅親送猛於灞上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内侍帷幄出總戎旅今杖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臣雖不武克不淹時願不煩鑾軫冒犯

霜露但願速勑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太傅上庸王慕容評帥中外精卒四十一作三十餘萬來拒猛克壺關執燕上黨太守南安王慕容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懼九月楊安進圍晉陽久之未下猛留屯騎校尉茍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因為地道遣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遂入晉陽執并州刺史東海王慕容莊太傅慕容評畏猛不敢進兵屯於

潞川冬十一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次潞川與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固請得止猛覘知評賣水鬻薪不撫將士人思為亂有可乘之會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尚不足為慮況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遊擊將軍郭慶以鋭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催之速戰評大懼遣使求戰甲

子猛陳於渭源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公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盛馳騎遣鄧羌往擊之詳具羌傳羌與徐成張蚝等跨馬運矛馳赴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師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奔鄴猛長驅而東丁卯進兵圍鄴猛上疏

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賴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勲高前古朕今親帥六師星馳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未至鄴鄴旁剽掠公行及至遠近帖服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寛民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乃設太守以祭之十一月堅留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陽

平公融鎮洛陽躬帥精鋭十萬向鄴七日而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周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軍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卻人主以此而為名將竊未多之且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亾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耶戊寅堅攻鄴拔之慕容暐等出奔高陽遊擊將軍郭慶執而送之

辛巳堅入鄴宫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來降附閲其名籍凡得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燕宫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德猥承休命不能懐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釋梁琛之囚除中書著作郎閬悅綰

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暐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歛葬亦拜其子為郎中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兾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女妓三十人猛固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絲竹之賞山甫翼周實受壯闕之錫卿今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違朕命堅賞潞川之功賜楊安爵博平縣侯鄧羌為使持節

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邑三千戸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郡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以京兆韋鍾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常山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亾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遷慕容暐及后妃王公

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戸於長安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領記室督他日猛與僚屬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温軍盛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為國臣敢問為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堅自鄴如枋頭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羣臣宴諸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甲寅還長安封慕容暐為新興侯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

真為奉車都尉李洪為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為尚書封衡裕之子也為尚書郎慕容徳為張掖太守燕國平叡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是歲省雍州南秦州刺史仇池公楊世卒子纂自立始與秦絶

建元七年春正月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馬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碩學耆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為禮記祭酒居於東

庠祥為儀禮祭酒處於西序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晉叛臣袁瑾朱輔固守壽春為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求救於堅堅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王鑒前將軍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擊鑒蚝于石橋鑒蚝敗績失馬五百匹退屯慎城丁亥堅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五萬戶於關中處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澠池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

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二月以魏郡太守韋鍾為青州刺史中壘將軍梁成為兗州刺史射聲校尉徐成為并州刺史武衛將軍王鑒為豫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為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甫覆為荆州刺史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為涼州刺史扶風內史王統擢之子也為益州刺史秦州刺史西縣侯雅為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吏部尚書楊安為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復置雍州治蒲阪以長樂公丕為

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雍州刺史又以關東初平守令宜
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守令授訖言臺除
正三月後將軍金城俱難攻晉蘭陵太守張閔子於桃
山桓温遣兵來救不克而還楊世弟楊統驍武得衆心
起兵武都與楊纂爭分堅遣秦州牧西縣侯雅梁州刺
史楊安益州刺史王統并州刺史徐成及羽林左監朱
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圖寧益夏
四月雅等次鷲峽仇池公楊纂帥衆五萬來拒晉梁州

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戰於峽中為雅所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没纂收散兵遁走雅遂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來降纂將碩容亦來降請為内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堅以王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先是王猛破張天錫於枹罕獲其將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懐遠且誇威河右遣據帥其甲士送還涼州使著作郎

梁殊閻負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於劉石者惟審於彊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絶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即署

天錫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督護西平公夏五月吐谷渾王辟奚葉延之子也聞楊纂降大懼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辟奚為安遠將軍㶏川侯秋七月七日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己由來格謨故喬公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朕於童稚每思其懇懃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子孫詣行在所八月以光祿勲李儼為河州刺史鎮武始九月堅還長

安歸安元侯李儼卒於上邽復以其子辯爲河州刺史

冬十月堅如鄴狩於西山親馳射獸遊獵旬餘樂而忘

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

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畋相如

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係何可盤於遊畋以玷

聖德今久獵不歸若禍起須臾變生不測者其如宗廟

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哉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

于王洛信吾過也爲之罷獵還宫王猛因進言曰畋獵

誠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因賜洛帛百疋拜官箴左右自是遂不復獵十一月堅聞桓温廢海西公謂羣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悅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母其桓温之謂矣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别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于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

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虚位台鼎而以分陝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衮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十二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凉州治金城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

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衆三萬來拒至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堅以司繁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乞伏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是歲磨水汎溢高岸崩頽安嶮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横如梁柱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姚元烺

謄録監生臣張德𢢾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七

前秦録五

苻堅中

建元八年春二月以清河房曠為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胤為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瑶為著作佐郎郝晷為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之子也

薦也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

輩也不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為燕戮之乃出評為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三月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其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乃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堅以境内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宫減常度三等百僚之秩以次

降之是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㝠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亾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悦命秦梁密謀戒嚴夏五月以高平徐攀為琅邪太守攀統之少子以舊恩拔之也六月癸酉兾州牧王猛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陽平公融為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兾州牧融將發堅祖于灞東奏樂賦詩秋八月丞相王猛至長安復加

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元相之重儲傅之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文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曹之賢尚不能兼況臣猛之無似乎章三四上堅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既為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己於下軍國内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國富兵强戰無不克關隴清宴百姓豐

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車頻秦書作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堅勑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綱紀以尚書郎房默河間相申紹為治中別駕清河崔宏為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為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規正導以寛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為濟北太守融屢以

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融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復遣燕尚書郎高泰往事遂得釋詳具泰傳冬十一月都督北藩諸軍事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

建元九年春三月魏昭成帝復使燕鳳來聘夏四月天鼓鳴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或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箕

燕之分野東井秦之分野今彗星起尾箕而掃東井害深禍大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燕當為代所滅慕容暐父子兄弟亾虜也我之仇讐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剪除渠帥以寧皇秦若旦誅鮮卑不夕滅彗星者臣請受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暐為尚書垂為京兆尹沖為平陽太守陽平公融聞之上疏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然後

獲之本非慕義懐德歸化而來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終不可養狼子野心星變如此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居可言之地不容黙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懐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為一家同有

形於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天道助順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秋八月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績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退守磬險水經注云亮以容裘谷嶮固難拔保而居之九月安遂進寇漢川冬十月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步騎二萬為前鋒出漢川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步騎三萬出劍門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衆來拒戰於青谷亮兵敗績

奔固西城彤乘勝拔漢中徐成攻劍閣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趨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安十一月安克梓潼晉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瑶一作瑗救梁益瑶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而退楊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彤等於綿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於南中安當進兵遂陷梁益二州於是西南夷印柞夜郎等皆來歸附堅以楊

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足為榮況郎官乎遂不仕自是每入見或箕踞而坐呼之為氐賊堅不悅後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家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偏方崛起儀衛皆從簡畧何敢比擬天朝羣臣以虓不遜屢請誅

之堅待之彌厚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毛虎生率其子梓潼太守來伐至巴西糧盡退屯巴東是歲鮮卑勃寒寇掠隴右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建元十年春三月侍中太尉建寧烈公李威卒夏四月堅下書曰巴夷險逆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為脣齒之勢特進鎮軍將軍護羌校尉鄧羌可帥甲士五萬星夜赴討五月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二萬以應巴獠晉益州

刺史竺瑶威遠將軍桓石虔帥衆三萬攻墊江寧州刺史姚萇帥兵拒之敗績退屯五城瑶與石虔移屯巴東張育自號蜀王遣使稱藩於晉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六月育改元黑龍秋七月張育與張重等爭權舉兵相攻鄧羌與楊安等襲擊育敗之育與楊光退屯綿竹八月鄧羌敗晉師於涪西九月楊安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復擊張育楊光於綿竹皆斬之益州遂平羌勒銘於岷

山而還冬十一月羌至自成都堅引見勞之增邑三千戸十二月有人入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秘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鮮卑堅不聽

建元十一年春正月長安大風宫中樹悉拔遣使廵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歡一作觀又作勸見前燕傳為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儒畢集純博之精莫如歡也

終于太子少傅夏五月清河武侯王猛寢疾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岳諸神無不周備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已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猶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兢兢業業如臨深谷伏惟

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讐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年五十一比殮堅三臨哭之甚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我平一六合耶何奪我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贈侍中丞相餘如故謚武侯朝禁巷哭三日冬十月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于未央南朕

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尊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衞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立内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尚書郎王佩讀讖殺之學讖者遂絶又置左右鎮郎及拂蓋郎是年長安樵人于城内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

鐸又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上有一隻白烏似鵲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四五丈許上樹取鳥鳥欲飛蛇張口噏之鳥不得去繽紛一飡頃射師彀弓射三矢蛇落鳥得去去樹百餘步山邊整理羽毛須臾雲雷電發射師懼不得旋踵見向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如相援如此數陣雲息電滅射師得免鳥亦飛去

建元十二年春正月癸巳初高陵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作池養之食之以粟後

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𪓰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即有人夢中謂虜曰𪓰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二月下詔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甞謂帝王易為自丞相違世鬢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三月遣兵攻南鄉抜之山蠻三萬戶來降夏四月下詔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

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河西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堅嚴飭鹵簿親餞萇等於城西賞行將士各有差是時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遣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為萇等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

在保境命軍士縛負殊射殺之遣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出拒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青石一作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一作濟於河會城陷之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纒宿城宿一作縮又陷之馬建懼自楊非一作川退還清塞天錫遣征東常據率衆三萬助馬建軍於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涼州諸將勸據迎擊以挫其鋒據曰不敢動天錫又自率中軍五萬進次金昌城萇熙聞天錫來逼攻建益急建帥萬人來降

遂進攻據辛夘戰于洪池據敗伏劒自殺癸巳萇軍進入清塞乘高列陳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為前鋒與萇等戰於赤岸充哲大敗俘斬三萬八千級天錫懼奔還姑臧致牋請降甲午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舁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長安郡縣悉降涼州平九月以梁熈為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戸于關中五品稅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餘皆安堵如故遣使者以安車徵處

士郭瑀定禮儀會瑀父喪而止姑臧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馮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拜比部尚書長等將征天錫先爲築第于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爲黄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爲燉煌太守張烈爲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爲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爲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叙梁熈清儉愛民河右安之又以天錫武威太守燉煌索泮爲别駕宋晧爲主簿西平郭護起兵來

攻熈以皓為折衝將軍討平之冬十月劉衛辰為魏昭成帝所逼遣使求救堅遣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一作州兵十萬擊魏又遣後將軍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御史中丞李柔前將軍朱肜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劉衛辰為鄉導洛菁之弟也初苟萇伐涼州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

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期於法應斬有司奏徵下獄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萇量事失宜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迴赴北軍擊代以自贖衆咸以為萬里召將非所應速堅曰暉等喜於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十一月昭成帝使白部獨孤部來禦洛兵皆不勝復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昭成帝之甥也洛等與庫仁戰于石子嶺庫仁大敗奔遁弱

水洛等逐之勢甚窮迫昭成帝時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抄不得芻牧復渡漠南洛兵稍退乃還十二月還至漠中帝病益篤繼嗣未定世子獻明帝（諱寔）早卒太祖（諱珪獻明帝子）尚幼諸子每夜執兵警衛以備秦兵其族子斤說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伺便將發耳寔君信之旬有二日遂殺諸弟而弑帝國中大亂時太祖母賀氏以太祖走依賀訥是

夜部人來告李柔張𣰈勒兵趨之部衆逃潰遂平代地洛等振旅而還堅以帝庶子窋咄年長遷之長安使入太學讀書堅名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太祖於長安鳳以其幼弱固請於堅曰代王初薨臣子亡叛遺孫幼沖莫相輔立其别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長

乃引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亾國使其子子孫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邉之良策也堅從之鳯尋辭堅東還堅下詔曰張天錫藉祖父之資承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據偏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賔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分討黠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賔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

北將軍以鄧羌為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晉載記曰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軍俱離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於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珪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以翼珪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僚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租稅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往來為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啗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為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為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為堅善其對初堅既克涼州議討西障氐羌

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一不能為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徵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殿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張咼飛帥騎二萬七千隨之咼飛忿其恃嶮不服縱兵擊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氐羌氐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州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太祖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

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遏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耻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建元十三年春初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僕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一作爲）鹵之田及是而成民賴

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孝弟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高句驪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朝趙故將作曹熊邈屢為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為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太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入輔中國得之者昌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國有釋道安神清氣足方欲致之以輔朕躬並遣求之習鑿齒以脚疾廢于

里巷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恱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吴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葢刺其蹇也俄以疾歸襄陽是年晉郎中張禕使堅立在階下以手障額看堅堅問曰視天子不過衱衱交領也卿何慢朕答曰臣在南中聞長安氐為天子謂陛下頗上有角堅大笑

建元十四年春二月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威將軍苟萇尚書司馬慕容

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荆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為前鋒屯騎校尉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勁卒四萬出武當繼進大會漢陽秦書作襄陽夏四月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梁州刺史朱序監沔中諸軍鎮襄陽以固北鄙序以丕軍無舟檝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秦書作遊馬以渡序惶駭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郛獲

船百萬艘以濟餘軍丕帥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
毛當以衆五萬屯江陵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
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幷城
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及丕至攻西北隅果
潰衆便移固新城丕遂引退襄陽人因謂此城為夫人
城晉車騎將軍桓沖擁衆七萬為序聲援憚池等強不
敢進保據上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諫曰吾衆十倍於
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内於許洛塞其運道絶

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堅又遣別將寇彭城晉以將軍毛穆之假節監江北諸軍事鎮廣陵秋七月兖州刺史揚武將軍彭超越之弟也遣使上言于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遂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帥精鋭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為征南棊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帥右將軍毛當後禁將軍毛盛

洛州刺史陵江邵保（羌之從弟也）等步騎七萬寇淮陰（一作陽）盱眙八月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於西城晉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九月梁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冬十月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常慕漢文帝之返千里馬咨嗟美咏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

王彷彿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遣之示無欲也羣下以為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堅與羣臣飲酒于釣臺以秘書監朱肜秦書作朱彤為酒正堅曰今日之飲酒當令人以極醉為限秘書侍郎趙整以堅頗好酒作酒德之歌以諫之堅大悦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十一月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也即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

也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久淹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其功成贖罪因遣黄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劒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時周虓密與桓沖書言秦隂事又逃奔漢中爲追騎所獲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赦而不問是歲天鼓鳴

建元十五年春正月丕等得詔惶恐衆咸疑懼莫知所為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鋭以攻小城何異洪爐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逌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為戮首丕乃命諸軍併力促圍攻之堅欲自率衆助丕詔陽平公融將關東六州之衆會於壽春梁統統一作熈率河西之兵為後繼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

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統亦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晉以桓沖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六郡諸軍事自京口遷鎮姑孰沖遣

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冠軍將軍南郡相淮南太守劉波（一作江夏相劉奭）帥衆八千汎舟沔泗乘虛致討以救襄陽又遣毛穆之游軍沔中波畏丕兵不敢進朱序出戰丕等屢敗序自恃連勝又以引退稍遠疑未能來不為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丕約為内應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

之序乃詣平原公暉自首堅喜而不問以為尚書將軍慕容越抜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送至長安堅欲官之穆稱疾篤固辭不受以中壘將軍梁成為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仗給之并選其才望禮而臣之以前將軍張蚝為并州刺史晉兖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遣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軍於泗口一作泗欲遣間使報龍驤將軍戴遂令知救至其道無由部

曲將田泓請没水潛行以趨彭城告遣之為秦所獲乃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圍彭城置輜重於留城謝玄乃揚聲遣何謙等帥衆萬餘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戴逯帥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三月癸未晉右將軍毛武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

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進次巴西堅遣南巴校尉姜宇將軍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拒之武生等為紹所敗俘斬七千餘人武生退屯巴東蜀人李焉一作烏聚衆二萬圍成都以應武生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夏四月戊申韋鍾攻梁州魏興太守吉挹遣衆拒之斬七百餘級鍾帥衆欲趨襄陽挹又要擊之斬五千餘級鍾怒廻軍圍挹挹又屢挫其鋭其後堅軍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垂欲陷引刀欲

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茍存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鍾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遂寇蜀漢進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城奔潰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而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陷盱眙執晉建威將軍高密内史毛璪之一作藻之遂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衆共六萬去廣陵百里京都

大震臨江列戍晉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
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遊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
廣宣城内史丘準帥衆四萬次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
阿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
潰散玄帥衆三萬次白馬塘俱難遣將軍都顏帥騎逆
玄戰於塘西大敗斬顏六月丙子玄進兵至三阿與難
超戰超等大敗退保盱眙戊子玄進次石梁帥衆五萬
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何謙解田洛圍進次

白馬又與難等合戰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難超復大敗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又破其運艦難超相率北走僅以身免俱難歸罪彭超斬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乃自殺難削爵為庶人堅賞堂邑之功以毛當為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平吳校尉揚州刺

史戊下邳是歲大饑

建元十六年春正月堅復以北海公重為鎮北大將軍鎮薊二月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肜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鬬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夫養將之法譬之養馬秣以高櫪習以戰馭長鞭策後金勒制前析施規矩任知進退且諸將

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乃更使受教於諸生非所以强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三月堅以行唐公洛為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寧益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使自伊闕趨襄陽泝漢而上洛雄勇多力而猛氣絶人堅深忌之故甞為邉牧自以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于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于外既投之於西裔復不聽

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于漢水耳不宜束手受命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於諸君意何如幽州治中平規一作頠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因禍為福桓文是也主上雖不為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控弦之士不減十萬奈何束手就縛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呼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都督秦王署置百官以平規

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為之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及新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新一作薛）洛懼而欲止平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南出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兾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指麾定矣洛從之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讓洛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為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

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左將軍竇衝及步兵校尉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以陽平公融為征討大都督授之節度使屯騎校尉石越帥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浮海四百餘里襲和龍北海公重亦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有衆十萬五月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及其將蘭

殊送長安呂光追斬重於幽州石越襲和龍斬平規及其黨與百餘人幽州悉平堅赦蘭殊署爲將軍徙洛于涼州之西海郡六月徵陽平公融爲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隷校尉領宗正録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關東地廣人殷且諸羌種類繁滋思所以鎮静之秋七月引羣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

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要鎮不忘舊德為磐石之宗於諸君意何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長樂公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為新券主以仇池氐酋射聲校尉楊膺為征東左司馬膺丕之妃兄也九嵕氐酋長水校尉齊午為右司馬午膺之妻父也各領一千五百戶為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為録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為參軍事申紹為别駕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别諸戎子弟離其父兄

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為喪亂流離之象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河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令梁讜為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為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為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本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為都督豫洛

荆南兖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叡為安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阪各配氐户三千二百冬十月以左禁將軍楊壁為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為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為寧州刺史十二月以左將軍都貴為荆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為刺史鎮許昌是歲高密内史毛璪之等二百餘人歸附于晉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内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太極前殿以朝羣臣宫

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又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為綖以縲之尚書金部郎中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能致治和平慶垂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此萬古所以傳載也願陛下則采椽之不斵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于天下流休範于無窮賤金玉貴五穀勤恤民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物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岳蹤軒

皇以齊美晒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悦曰非卿之忠何由聞朕過乎悉命去之以元略為諫議大夫是年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員下向為斗横梁昂者為升低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同黄鍾可容半合邉有篆銘堅以問道安安曰此王莽時物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大小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堅乃勑學士内外有疑皆師于安故時人為之諺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

建元十七年春二月鄯善王及車師前部王皆來朝堅引見于太極前殿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羌抑摩獻羊六角二口四角八口新羅國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康居于闐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是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為之題目謂胡人為側鼻東夷為廣面闊額北夷為匡脚南蠻為臁蹄方以類名也其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堅徹樂減

膳出宮女以迎和氣秋八月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録而觀之見苟太后李威之事懟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著作郎董裴一作斐雖更書時事然十不得一冬十一月荊州刺史都貴一作郝貴又作梁成遣襄陽太守司馬闔振中兵參軍吳仲等帥衆二萬入寇竟陵留輜重於管城水陸輕進晉車騎將軍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與弟衞軍參軍桓石民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拒之相持月餘十二月甲

辰石虔設計夜渡潡水既濟振等始覺襲擊之戰於潡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進攻癸亥遂拔管城斬振及仲大小將帥二十九人送于京師俘虜萬七千馬數百匹牛羊千頭裝鎧三百領貴以輕騎走保襄陽堅遣左將軍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于皇天塢河南太守楊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于洛陽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七